

现代科学的本质、基础和危机 ——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现象学反思

朱耀平

(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 海德格尔认为,从现代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看,现代科学是“数学”的科学;从现代科学研究的過程来看,现代科学是“研究”的科学;从现代科学研究的目来看,现代科学是“技术”的科学;从现代科学研究的結果来看,现代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是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包括以伽利略和牛顿为创始人的现代科学和从笛卡尔到尼采的现代形而上学在内的整个现代文明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这种在一定范围内正当的思维方式的无限扩张,是现代科学危机四伏的根本原因。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则在于“沉思”,因为只有通过“沉思”,我们才能重新看到包括人在内的存在者在科学分析理性和技术利用意志之外的天性。

关键词: 海德格尔;现代科学;技术;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 B51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0(2003)02-0035-05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的探讨可谓方兴未艾。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人们似乎对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不怎么感兴趣。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人不谈科学,研究科学哲学的人不谈海德格尔,人们似乎没有觉得这种现象有什么不妥。当然,今天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研究“技术哲学”不能撇开海德格尔不管,但是如果脱离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本质、基础和危机等问题的思考来研究他的“技术哲学”,那么这种研究恐怕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深度。

一 现代科学的本质

海德格尔曾经从多个不同角度论述现代科学的特征和本质,这些论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现代科学的“数学”本性

1935—1936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举行了题为《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的讲座。在这次讲座中,海德格尔首次对他关于现代科学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作了系统的表述。

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关于现代科学的本质问题的几种流行的看法即所谓现代科学是事实科学、是实验科学、是测量科学等,并没有涉及到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的基本特征。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数学的”认识。但

是要正确理解现代科学的“数学”本性,就必须搞清楚这样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何谓“数学”和“数学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我们认为只有从通常意义上的数学本身出发才能回答何谓“数学”的问题,那么我们又犯了一个错误,这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数学本身仅仅是“数学因素”的一种特殊形态。

如果我们不能根据通常意义上的数学本身来说明“数学因素”,那么我们该如何说明“数学因素”呢?

海德格尔认为,为了掌握“数学因素”原始而根本的意义,我们有必要探究希腊人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希腊人那里,数学因素(mathemata)就是我们根本上对之事先已经认识的物,就是那种“关于”物的其实已经为我们所认识的东西。这里我们取得认识的东西并不是从任何物那里得来的,我们取得的是我们以某种方式已经拥有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早已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武器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觉知枪本身。由于我们事先知道什么是武器,也只有这样,放在我们眼前被看的東西才以其所是成为可见的。可见,数学因素就是“我们根本上对之事先已经认识的物,即物体的物体因素,植物的植物因素,动物的动物因素,物的物性等等。”^[1](P853)这种关于物而又不是从物那里获得的对物的认识就是数学因素的本质。

【收稿日期】 2002-05-14

【作者简介】 朱耀平(1968-),男,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

在我们通常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最切近于那种关于物而又不是不从物那里获得的东西(即数学因素)的是数字。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三把椅子,也不是三个苹果或三只猫或别的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三”是什么。毋宁说,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三”时,我们才能数三个物。因此,数字是数学因素的最常见的形式,相应地,这一最常见的数字因素就成为一般的数学因素,数学因素的内涵就往往缩小为“数字因素”。但实际上数学因素的本质并不在于数字之中,恰恰相反,正因为数字有这样一种本质,它才属于数学因素。^[1] (P855)

上述关于数学因素的本质的一番探讨是由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的基本特征的问题引发的,那么,在何种程度上现代科学认识是一种“数学的”认识呢?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应当从古代科学思想到现代科学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海德格尔认为,牛顿的主要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从古代科学思想到现代科学思想的转变的基本完成,牛顿运动三定律特别是其中的第一定律(即惯性定律)的发现称得上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牛顿运动第一定律几乎包含着在现代科学思想中发生的所有不同于古代科学思想的变化。因此,如果说数学因素是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特征必定在牛顿第一定律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表现。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何种意义上数学的基本态度或数学因素在牛顿第一定律中成为决定性的东西了呢?

牛顿第一定律说的是一个只要不受外力的作用就永不停息地做着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发现这个物体呢?显然并没有这样一个物体,也绝没有总是能把这样一个物体直观地表象出来的实验。虽然现代科学被认为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但是这样一条定律却显然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它说的是一种并不存在的物,它要求一种与常识相矛盾的关于物的基本观念。对物的这种观念并不是以经验方式从物那里抽取出来的,它却是对物的其他一切规定的基础,使后者成为可能并为之提供了空间。这种不以经验为基础的对物的物性的认识 and 规定,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数学因素。可见,牛顿第一定律(以及其他同样性质的定律)并不是对经验事实的概括,而是典型的数学因素。

海德格尔认为,如果对上述所说的作一综观,我们就能更具体地把握数学因素的本质:

(一) 数学因素是一种跳越了物的对物之物性的筹划(Entwurf)。这种筹划开启了一个领域,物,也即事实,就在其中显示自身;

(二) 筹划是公理性的,在数学筹划中被取得和确立的知识是一种先行把物设定在其基础上的知识,即公理或原理;

(三) 数学筹划作为公理筹划是对物的本质、对物体的本质的先行掌握。因此,关于每个物及其与任何物的关系的结构的基本轮廓就被先行勾划出来了;

(四) 通过数学筹划,自然现在是在公理筹划中勾勒出来的、均匀的时空运动关系的领域,而物体唯有进入这个领域

并固定于其中才成其为物体。

(五) 相应地,现在对自然的探究是由筹划的基本轮廓先行规定了的,对自然的追问的线索就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建立,即它预先设定了前提条件,自然必须这样或那样加以回答。于是便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实验。

(六) 由于筹划按其意义确立了所有物体在空间、时间和运动关系方面的均一性,它因此使得一种数字式的测量成为可能,同时也要求这种测量。

总之,“公理因素、原理的设定——所有进一步的工作都以明晰的次序建立在原理的基础上——乃是作为筹划的数学因素的本质。”^[1] (P879) 因此,现代科学的“数学”本性不在于它使用通常意义上的数学工具,而在于它通过数学筹划已经预先关于存在者整体确定了什么是存在着的(Seiend),何谓存在(Sein),物之物性从哪里并且如何得到规定;换句话说,通过数学筹划,我们追踪事物的程序或方法得以确定,而方法不是科学的各种装备之一,而是科学的一个基本成分,这个基本成分规定着什么能够成为对象以及它如何成为对象,以及我们要在对象中寻求的真理是什么。实验的目的无非是对我们通过数学筹划确立的关于事物的规律的认识进行证明而已。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才是实验的科学。当以现代科学的代言人自居的实证主义把现代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看作是为了归纳出一般原理而进行的对事实的收集和堆积的时候,它完全不懂得观察和实验在现代科学中的意义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由此表明它完全不懂得现代科学的“数学”本性。

2. 现代科学的“研究”本质

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数学本性的揭示可谓一针见血,事隔两年之后(1938年),在弗莱堡的一次题为《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的演讲中,海德格尔再次表达了他对现代科学的特征和本质问题的浓厚兴趣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新的想法。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科学具有数学本性,现代科学是“数学的”科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并不等于说现代科学的本质就是数学或“数学因素”,不如说,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研究”。

那么,研究的本质何在呢?它在何种意义上是科学的本质呢?

首先,研究意味着对某个存在者领域的基本轮廓的筹划,这种筹划一方面为某门科学开启了它藉以活动的对象区域,另一方面还预先描画出认识的程式必须以何种方式维系于被开启的区域,以保持这种认识的严格性。就拿现代物理学来说,现代物理学之所以被叫做数学的物理学,根本的意义不在于它应用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数学工具,而在于:通过物理学并且为了物理学,以一种强调的方式,预先就构成(筹划)了某种具有一系列特殊的规定性的关于自然的基本轮廓。这种关于自然的基本轮廓(具有时空关系的质点的自成一体的运动联系)后来必定成为对所寻求的自然知识而言的自然,一切事件唯有在这种基本轮廓的视界内,预先被规定为时间—空间内的某种运动,才能作为自然事件成为物理

学的研究对象;相应地,物理学研究的每一个追问步骤都把任何进入其研究范围内的自然事件规定为时间—空间上的运动量,物理学以及其他数学的自然科学正是通过对对象区域的维系的精确性而确保了自身的严格性。

研究的第二个本质特性在于它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根据通过筹划获得的对象领域的基本轮廓建立的法则和规律进行证明。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对法则和规律的证明是通过实验来进行的。“但自然科学并非通过实验才成为研究,而是相反地,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1] (P90) 因为现代物理学本质上是数学的物理学,所以它才可能是实验的物理学。实验始于对规律的奠基。而规律的确立却是根据对象区域的基本轮廓来进行的。自然之基本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实验之可能性就变得越精确。简而言之,实验是那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步骤上受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得出证实或拒绝规律的事实。

另外,研究还具有企业活动的特点。这并不单纯是指现代科学研究总是在研究所里进行的。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是在研究所里进行的才成为企业活动,相反,正是因为研究本身具有企业活动的特点,它才成为在研究所里进行的活动,这就是说,研究的研究所特点是研究本身的企业活动特点的必然结果。那么,在科学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或研究所特点扩展和固定化中发生了什么呢?无非是保障了方法对于总是在研究中成为对象的存在者(自然和历史)的优先地位。因此,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是与研究的在对特定对象领域的先行筹划中建立自身并在能保证严格性的方法中展开自身的特点相联系的。

总之,现代科学在对特定对象领域的筹划中建立自身,同时也使自身专门化;这种筹划是在相应的能够保证科学的严格性的方法中展开自身的;具体的方法应用于企业活动,并在其中确立自身。筹划与严格性,方法与企业活动,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使现代科学成为研究的科学。

3. 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海德格尔作于1950年的著名论文《技术的追问》探讨的当然是技术的本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被应用的精确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技术,那么就从根本上误解了海德格尔追问技术的本质的意图。

从历史上来说,作为现代科学之应用的技术至少晚于现代科学一百年才出现。但是,海德格尔认为,构成技术的本质的要素实际上早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就已出现并且一直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支配作用。那么,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又在何种意义上成了支配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呢?

不妨就从对技术的通行看法谈起。通常认为,技术是人用于达到某种目的工具。对海德格尔来说,所谓工具乃是人们借以对某物发生作用、从而获得另一个某物的那个东西。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工具的作用在于“产出”,“通过产出,无

论是自然中生长的东西,还是手工业和艺术中制作的东西,一概达乎其显露了。”^[1] (P930) 可见,产出意味着某物从遮蔽状态进入到无蔽状态中。唯就遮蔽者入于无蔽领域到来而言,产出才发生。因此,产出即解蔽。可见,如果我们一步步地追问被看作手段或工具的技术的本质根本上是什么,我们达到了解蔽那里。如此看来,技术就不仅是手段,技术同时还是一种解蔽方式。

那么上述这种对于技术的本质的规定,是不是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技术呢?海德格尔认为,尽管现代技术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技术的特点,但它仍然是一种解蔽。解蔽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术,但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着的解蔽,这种解蔽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某个地带被促逼入对煤炭和矿石的开采中。这个地带于是被解蔽为煤炭区、矿产基地。于是,“空气为着氮肥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着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1] (P933)

总之,现代技术使促逼着的解蔽所涉及的一切东西都失去其本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甚至不再作为对象与我们相对而立,而仅仅作为被订造和能订造的单纯物质材料而存在。海德格尔称事物的这种存在方式为“持存”(德文原词为“Bestand”,英译为“standing - reserve”或“resource”,国内通行译法为“持存”,笔者认为不妨译为“存货”,本文从通行译法)。

通过促逼着的摆置,人们所谓的现实便被解蔽为持存。谁来实行这种解蔽呢?显然是人。但唯就人本身已经受到促逼,去开采自然能量而言,这种订造着的解蔽才能进行。如果说人以其方式在无蔽状态范围内解蔽着在场者,那么他只不过是应合于无蔽状态之呼声而已。所以,如果说人通过研究和观察把自然当作他的表象的对象来加以追踪,那么,实际上他已经预先为一种解蔽方式所占用,这种解蔽方式促逼着人,要求人把自然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来进攻,直到连对象也消失于持存物的无对象性中。

这样看来,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决不是纯粹人的行为,而是一种既先于人又通过人发生作用的促逼着的要求的体现,这种促逼着的要求摆置着人,逼使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海德格尔以“座架”(Ge - stell)一词来命名这种促逼着的要求。座架作为这样一种要求是现代技术的本质之所在,而本身却不是什么技术因素。相反,技术工作始终只是对座架之促逼着的要求的响应,而决不构成甚或产生出这种座架本身。

座架造成的促逼着的解蔽首先针对着自然界,与此相应,作为现代技术的本质的座架首先表现在现代精确自然科学的出现中。从根本上来说,座架决定了精确自然科学的表象方式只能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追逐。现代物理学的自然理论并不只是现代技术的开路先锋,它同时也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开路先锋。因为那种促逼着的解蔽即座架早已在物理学中起支配作用了。

由于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所以现代技术必须应

用已被座架先行规定的精确自然科学。由此便出现了一个迷惑人的假象,仿佛现代技术就是被应用的自然科学。如果我们没有充分追问技术的座架本质和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那么这种假象便总能维护自己。

4. 现代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

1953年8月,海德格尔在慕尼黑作了一次以“科学与沉思”为主题的演讲,再次对现代科学的本质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探讨。这个演讲既是对他本人在现代科学的本质问题上思考的回顾和总结,也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首先提出,不妨用简单扼要的一句话来陈述现代科学的本质,这句话便是:(现代)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

海德格尔指出:他用以陈述科学的本质的这句话既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意义,也不是可供运算的公式,因为只有当这句话中的“现实之物”和“理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得到了澄清,这句话的含义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那么,何谓“现实之物”呢?海德格尔认为,现实之物的原始意义是起作用者、被作用者,即进入在场的产生者和被产生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现实之物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被产生之物现在显现为一个从操作中形成的东西,即在行动之中形成和在行动之后出现的東西。现实之物最后成为表象的对象(Gegen-Stand)。必须注意的是,把现实之物理解为表象的对象同时又是与现代人对“理论”一词的特殊理解相关联的。海德格尔认为,“理论”这个词在早期希腊语中的含义是对在场者的无蔽性的敬重,即对真理的守看。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理论”一词的含义与它早期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对于现代人来说,理论是对现实之物的追踪性和确定性的加工,因为科学总是根据对置性来要求现实之物,在每一门科学中所进行的最为关键的工作就是把现实之物加工为一个可以被追踪和确定的对象。总之,在场者,例如:作为现实之物的自然、人、历史、语言,在其对象性中表明自身,科学与此相一致地成为一门根据对置之物和在对置之物中对现实之物进行确定的理论,这就是“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这句话的全部内涵。

“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向我们表明:对置性是现代科学的本质所在,一旦这种对置性被放弃,那么科学的本质也就遭到了摈弃。当我们说“原子物理学决不是对牛顿经典物理学的排斥,而是对其有效性领域的限定”时,这里的“限定”一词就表明,对于自然科学理论来说,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对置性,根据这种对置性,理论将现实之物的区域确定和划分为各种对象领域并分别加以研究。

以上我们展示了海德格尔对于现代科学的本质的几种不同的说明,这几种说明在侧重点上的不同是不难看出的:“现代科学的‘数学’本性”强调的是现代科学的理论基础的“先验筹划”性质;“现代科学的‘研究’本质”突出了现代科学研究过程的“程序化”特点;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强调现代科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理论的研究,而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目的;“现代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强调的则是现实世

界在现代科学中必然被作为主体的人对象化的命运……。但这几种说明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样显而易见:现代科学对对象领域的筹划是在自然是一个有待加工和改造的對象的技术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科学研究的程序化则是为了保证筹划得到贯彻;而自然的对象化则是人在数学筹划中的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的结果,如此等等。可见,在对现代科学的本质的几种各有侧重的说明中,贯穿着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本质的某种前后一致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对对象领域的先验筹划看作是现代科学的具有决定作用的特征。这种看法打破了实证主义认为现代科学是对事实的搜集和整理的神话,也冲击了认为科学理论可以成为与技术应用无关的纯理论研究观念,并且否定了科学达到一种素朴的客观性的可能性。

二 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那么,何种关于存在者的观点和关于真理的概念支配着现代科学呢?这便是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追问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不仅可以使我们对现代科学的本质有更深入的了解,甚至还可以使我们窥见整个现代文明的本质。

海德格尔关于现代科学的本质的分析告诉我们,自然或历史受到了摆置,成为说明性表象的对象,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只有如此这般地成为对象,如此这般地是(ist)对象的东西,才被现代科学视为存在着的(seinend)。换句话说,只有当存在者之存在在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才出现现代科学;相应地,当而且只有当真理已然转变为表象的确定性之际,我们才达到了现代科学。可见,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及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就是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所在;而这样一种关于存在者的存在和关于真理的概念,则支配着现代形而上学的全部进程。

通常认为,现代形而上学是通过笛卡尔哲学确立起来的。海德格尔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值得探究的倒是数学因素对笛卡尔的哲学思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年)是以关于物之物性的追问方式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这种追问与亚里士多德对同一主题的追问的不同在于,它现在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数学因素早已从一个世纪以来日益涌现出来,成为思想的基本特征并趋向于明朗。这意味着,数学因素在其本己的内在需要的意义上需要自我论证;它要明确地把自身展现为一切思想的尺度,建立由此出现的法则。根本上,笛卡尔也参与了这一对数学因素的基本涵义的思考工作。

有待决断的是,笛卡尔关于数学因素的思考如何影响了他对形而上学的探讨,以及由此出发,现代哲学更深远的命运和形态如何得到了规定。

直到笛卡尔时代,任何一个自为地现存之物都被看作“主体”,但从笛卡尔开始,“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这是因为它们——在数学上——只有通过最高原理及其“主体”

(我)的因果说明关系才获得它们的物性,所以,它们本质上是作为一个它者处于与“主体”的关系中,作为客体与主体相对峙。物本身成了客体。可见,自我成为主体、物成为客体的现代哲学观念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数学因素的思想方式占据了统治地位的结果。既然数学因素必然导致笛卡尔式的现代形而上学,以数学因素为本质的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就不言自明了。

现代形而上学把作为表象者的人确立为第一性的主体,而人成为主体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都把自身的存在和真理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可见,在人成为主体的同时,人们对存在者整体的理解也相应地发生了某种根本的变化。在古代,存在者之存在从来就不在于:存在者作为对象被带到人面前,存在者被摆置到人的决定和支配领域之中,并唯有这样才成为存在着的。只有到了现代,存在者的存在才是在存在者的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存在者才惟有作为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的对象而言才是存在着的。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在人的表象中的对象化意味着世界对于人来说成了人的图象。在人成为主体的同时世界成为图象,这就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人成为主体和世界成为图象的现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支配着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是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在这里,人类学标志着那种对世界的哲学解释,这种解释从人出发并且以人为归趋来说明和评估作为存在者整体的世界。可见,以人中心、把世界作为人认识和利用的对象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决定着包括现代科学在内的整个现代文明的本质。

三 现代科学的危机和出路

但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上述对科学的本质及其形而上学基础的探问作为第一步仅仅是对第二步的准备,而第二步要探问的是:在何种意义上现代科学陷入了危机之中?如何才能摆脱这个危机?

海德格尔认为,当人们谈论科学的危机的时候,决不意味着科学本身陷入了危机,因为“科学本身在今天的步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1](P975),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确实有一种奇特的不安贯穿于所有科学之中,并且这种不安远远超出了科学基本概念之不可靠性的范围。那么,产生这种不安或危机感的根源何在呢?

在海德格尔看来,如上所述的对现代科学的本质和形而上学基础的分析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坚实的基地,站在这个基地上,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科学陷入危机的种种原因:

现代科学陷入危机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科学作为“现实之物的理论”无法接近不可回避之物。

如前所述,对置性即总是将现实之物确定在一个对象领

域之中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本质特征,例如物理学理论就将无生命的自然确定在一个对象领域之中。然而,自然始终就已经从自身出发而在了场了。对自然的对象化始终依赖于在场的自然。理论永远不会避开已经在场的自然,并且它在此意义上也永远不会绕着自然打转。总之,对于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来说,自然始终是不可避免之物。

海德格尔认为:“只要我们有在一次在一门科学中看到了这个不可避免之物并且哪怕只是大致地思考它,我们就可以在任何一门其他科学中更轻易地看到它。”^[1](P972)这就是说,不仅物理学有它的不可避免之物,其它任何一门学科也有自身的不可避免之物。例如,人作为人而生存与其中的这个此在(Dasein)就是精神病学的不可避免之物;在历史学理论中起作用的不可避免之物是历史本身;在语言学理论中起作用的是作为不可避免之物的语言,如此等等。

不可避免之物主宰着科学的本质。因此人们会认为,科学本身可以在科学之中发现不可避免之物,并且也就能将它规定为不可避免之物。但海德格尔认为,这个想法并不正确,因为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如果科学本身能够在它们自身之中发现上述不可避免之物,那么它们就应当首先具有表象它们自己的本质的能力;然而它们任何时候都不具有这种能力。物理学作为物理学无法对物理学作出陈述,物理学本身也不可能是一个物理实验的对象;语言学理论不可能是语言学观察的对象;历史学并不能通过观察它自身的历史来把握它作为历史学,即作为一门科学的本质;人们也永远不会企图通过一种数学计算来构成数学本身之所是。这里所述的情况适用于任何一门科学。

如果科学根本无力科学地探讨它自己的本质,那么科学最终也无法达到那个主宰着它的本质的不可避免之物。因此,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展示出来,即:在科学中的各种不可避免之物——自然、人、语言、历史等等,它们作为不可避免之物对于科学来说并且由于科学的缘故是不可接近的。科学无法接近不可避免之物,这就是现代科学的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现代科学陷入危机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在于科学的表象永远无法达到对不可避免之物的完全解蔽。所有科学都依赖于它的不可避免之物,同时又都无法达到对不可避免之物的本质的完全揭示,这倒并不是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正在途中”,而是因为科学的对象化思维本身仅仅是不可避免之物显现自身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方式。尽管物理学可以从物质与能量的同一性出发来设想自然所具有的最一般的规律性,尽管对物理学来说这种设想就是自然本身,但这里的自然却无可否认地只是作为对象领域的自然,它作为研究对象是通过物理学的加工才得到规定并且是在物理学中被特殊地制造出来的。物理学一开始就带着一副有色眼镜去看待自然,无论它对在它的眼镜中显现出来的自然的认识达到了多么完善的地步,它都决不意味着我们对自然的本质有了“真正的”认识。

现代科学陷入危机的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在于它对不可避免之物的解蔽是一种“遮蔽着的解蔽”。(下转第45页)

【参 考 文 献】

- [1]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9.
- [2]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9.
- [3]Paul M. Churchland and Clifford A ·Hooker, Images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302.
- [4]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83.
- [5]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9.
- [6]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8.
- [7]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91.

- [8]Bas c. Van Fraassen, Quantum Mechanics - An Empiricist Vie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243.
- [9]Bas c. Van Fraassen, Quantum Mechanics - An Empiricist Vie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243.
- [10]Paul M. Churchland and Clifford A ·Hooker, Images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47.
- [11]Bas c. Van Fraassen, Laws and Symm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3.
- [12]Steven Seidman and David G ·Wagner,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Basil Blackw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2. 6.
- [13]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3.

(责任编辑 魏屹东)

(上接第 39 页)科学总是意味着对不可避免之物的某种程度的解蔽,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当人们把科学的解蔽看成是独一无二的时候,它就驱除了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科学在解蔽的同时就成了一种遮蔽。因此,海德格尔说:“一切存在者一向于其中显示自身的那种无蔽状态都蕴涵着危险,即:人在无蔽领域那里会看错了,会误解了无蔽领域。于是,在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描述一切存在者的地方,甚至上帝也可能对表象而言丧失了一切神圣性和崇高性,也可能丧失了它的遥远的神秘性。”^[1](P944)可见,杀死“上帝”(这里的“上帝”不应该理解为宗教神学上的上帝,而应该理解为人类向往和追求的一种终极理想)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人们对科学的无知和迷信。实证主义的盛行把人们对科学的这种无知和迷信表露无遗,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在于,人们甚至把克服实证主义的希望也寄托于实证主义。

现代科学陷入危机的第四个方面的原因在于科学对不可避免之物的解蔽总是一种狭隘而片面的解蔽,即它总是把不可避免之物解蔽为持存物或存货。一旦无蔽领域甚至不再作为对象,而是唯一地作为持存物与人相关涉,而人成为单纯的持存物的订造者,那么人就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在那里人本身也被看作持存物。但受到如此威胁的人却浑然不知其危险的处境而神气活现地以地球的主人自居。“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感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

而已。”^[1](P945)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现代科学陷入危机的原因,那么这句话就是“科学不沉思”。^[2](P8)当然,如果沉思仅仅意味着对某物的表象,那么,科学也沉思。但真正的沉思决不仅是对某物的表象,因为“沉思的本质在于:探讨意义(Sinn)。”^[1](P976)沉思要求我们摆脱科学理性的对象化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学会用现象学的方法“面对事实本身”,以认识事物在人的技术利用目的之外的自在本性。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技术时代,是一个贫困而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贫困和黑暗之处在于:人们已经被科学分析理性和技术利用意志蒙蔽了双眼,完全看不到包括人自身在内的存在者的天性了。海德格尔认为,在这样一个黑暗而贫困的时代,唯有一流的思者或诗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对时代偶像的顶礼膜拜中解脱出来,使我们重新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参 考 文 献】

- [1]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
- [2]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Called Thinking[M]. New York: Harp and Row,1968.

(责任编辑 殷杰)